



「士」不可不弘毅

顏國明 41.11.24

陸軍 上士

現職：台北教育大學語言與創作學系教授

學歷：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

跟 顏國明對談，你會覺得他是個「世外高人」，對於現代大部分的學子而言，他的專精領域，可謂是「談笑皆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」；然其所傳者，可以「咫尺天涯」來形容，那種看似遙遠，其實是已經融入我們生活的中華文化。

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的顏國明博士，看看他書架上的書目，「周易」、「禮記·經解」、「史記」、「漢書」、「藝文志」、「經籍志」、「十翼」、「易傳」、「繫辭」、「文言」、「說卦」、「雜卦」等，按照現在網路文學火星文發達的情況，顏國明儼然是外星人中的外星人。

再看看他的主要著作，如：「易傳與儒道關係論衡」、「從圓教範型論道家思想之開展」、「魏晉儒道會通思想研究」、

「從『體用架構的轉接』與『概念篇目的比附』探討『易』、『老』融通中的曲解問題」、「從應幾權說到如理實說：老子與王弼在表意方式上的差異」、「從『易學』義涵檢視『道家易學』譜系」、「檢證『易傳是道家易學』方法論之偏失—以『易傳以道家基本觀念建立其哲學體系』為例」、「朱子闢老子平議—以『老子即楊墨』與『老子是權謀法術』為例」；看完標題，尚未讀內文，相信一般人早已棄械投降了。

但是，細究文章的蘊涵，其實都不脫離中華文化儒、釋、道三家的主流論述，所以，狀似難懂拗口的字裡行間，事實上流露最切身的血脈精髓。

「一身軍人骨，滿臉書卷氣。」文質彬彬的顏博士，是上士階級退伍的榮民；出身嘉義東石鄉的偏僻漁村，雖然祖父薄有資財，但其父分到的只有債與田，生活相當清苦。

身為老大的顏國明，目睹鐵路搬運工的父親，終日辛勞，尚不得溫飽，於是毅然決然投筆從戎，擔起家計，也為自己開創出完全不同於父執的天空。

具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碩士、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學位的顏國明，當初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第七期就讀時，是一位連初中都未畢業，還必須在營區補修半年課程的肄業生。

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十日剛入伍，書本還沒摸到，就進行密集的莒拳道訓練，目的在十月慶典中，為歸國僑胞舉辦的「光華演習」裡，展現國軍的精實戰力。



▲顏國明曾在陸軍飛彈部隊服務。



▲將讀書當志趣，顏國明（左）終於取得第一張民間的大學文憑。

即使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，仍清楚記得，連續三個月不放假，例行的課目就是練拳、種草皮、環境內務，如此周而復始，同學中有不少人受不了嚴格的入伍訓練，打包回家；然「吃苦當吃補，吃粗當吃粥」的顏國明，硬是熬過這最磨人的新生訓練。

他回憶，這段磨練，對於一個身心未滿十五歲的青少年而言，既痛苦又難得，因為三年的士校生活，僅有一半的時間是朗朗讀書聲，其餘都是出操「廝殺」聲，但也因此歷練，造就了日後能在工作上披荊斬棘，也能在荒地中開闢出一片教育沃土的本事。

事實上，未進士校前，讀書一直是志趣，成績也名列前茅；入營之後的磨練，不僅激勵顏博士拾起書本，更清楚未來前途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；果然，他因成績優異，留校擔任教育班長，即使工作繁忙，卻排除萬難，利用時間苦讀，彌補以往軍校讀書時間的不足；特別是三年後，考進陸軍飛彈部隊留美儲訓班第八期，為補強英文，於「眾人皆睡我獨醒」之際，每天三點半，起床讀書，如此持續一年之久，毅力驚人之外，不第一名畢業也很難。

結訓成績最優，被分發到嘉義大林，接任勝利女神飛彈第十

連的發射組長，於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十二日退伍前，還參加一次「神箭演習」實彈射擊後，自此告別為期九年零一個月的軍人生涯。

顏國明說，退伍金四萬一千五百元，四萬塊留給父親，自己帶著餘額北上；沒有初出營門的迷惘，長時間的擔任教官及隊職官，從中知道自己的長處，確定自己的未來就是教書、教人與說教。

離營第一年雖因阮囊羞澀，必須一方面借住友人家，另一方面則半工半讀，維繫學業，非常辛苦，然仍考上臺灣大學中文系夜間部；不過，由於台大並無公費補助，且將來任教也無保障，所以翌年重考臺灣師範大學，結果照樣一舉中的，如願以償進入國文系七十一級就讀。

也許，一般人覺得考上台師大有何特別，但是如果知道在士校讀書，是軍事課程多於高中正規教育時，就能明白顏國明若非自己的苦讀，想要追上同等公立高中的程度，恐怕是難上加難；加以從軍中退役，重拾書本，年紀也較同學大，所以，為了迎頭趕上，假日也是讀書天，寒暑假則掛單在中部地區的清德寺，埋首苦讀。

「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」，顏國明的求知慾與企圖心，並不以學校的既有課程為滿足，他打聽哪所學校的老師好，就主動去旁聽，這種幾近狂熱的



▲顏國明（左）近年常於兩岸間講學與旅遊。



▲顏國明與師大同學在校門相見歡。

「讀書瘋」，讓台大、師大、輔大及淡大等知名學府的窗櫺下，都有他的身影。

顏國明特別提到他的摯友一許耕榕，後來考上臺灣大學醫學系，目前是世界知名的泌尿科權威；這位從士校就同班的好友，在人生的過程裡，都能堅持讀書這條路，也因彼此相互扶持、互相勉勵之故。

顏國明認為，他的時間與一般人一樣只有廿四小時，所以進入大學之後，每天晚餐後都到圖書館看書，夜晚十一點宿舍熄燈後，就轉進學校的地下室餐廳，鋪上報紙擋住油膩，一直讀到凌晨兩點。白天



▲顏國明治學極有世界觀，學校的外籍教授常是他家的座上賓。

也利用騎機車到各地旁聽的空檔，將要背誦的「周易」、「四書」、「老子」、「莊子」等經文抄在名片卡上，將之夾在機車的排檔線上，在等紅綠燈時，就默記幾句，邊騎邊背（幸好沒發生過車禍），故而這些古書隨時都能朗朗上口。

「讀書瘋、瘋讀書」，既有公費加持，又有好友伴讀，加上省吃儉用，日子雖清苦，卻甘之如飴；且不改軍人本色，刻苦耐勞，抓住時間，勤讀猛頌，別人放假我讀書，畢業成績為男生最優，當屬實至名歸，並分發到台北市南港國中任教。

對照現今學子讀書，整天掛網、熱衷社團、學業當副業的景況，顏國明應該列入「保育類」，實在極其稀有；在南港國中專教國文之外，因軍中經歷之故，被賦予訓育組副組長之職，負責學生的訓導工作。

即便教育與訓育工作，雙頭重任壓肩，但還是運用零碎的時間準備研究所的考試，於民國七十三年考進師大國文研究所，當時恰逢一代國學大師牟宗三先生應邀至師大任講座教授，顏國明有幸親炙大師風采，並拜於門下，以「魏晉儒道會通思想之研究」為碩士文題，經三年薰陶，不僅順利完成學業，一生更是受益無窮。

一代宗師的學術成就卓然不群，令人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」，而教學解惑之際，則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」，展現既嚴



▲顏國明擔任南華大學總務長，在荒地中開闢教育沃土。

肅又溫煦的風範。顏國明說，他的研究題目，老師以「道體儒用」言簡意賅來指導，以道家的「無為」為體，儒家的「有為」為用來說明，所以，看似艱澀的題目，似乎容易了起來。

學問有大師加持，學費則有周氏基金會提供獎學金與無息貸款的挹注，生活雖不富裕，也於民國七十六年取得學位，並與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曹淑娟博士結婚；所以，顏國明不只是在書中尋得顏如玉，還抱得美人歸，真是令人羨煞。

畢業之後，在淡水工商管理學院（現為「真理大學」）謀得教職，由於軍人剛正不阿的個性使然，期望學校步入「百年樹人」的教育正軌，他不但在校務會議上大聲疾呼，校務發展應以學生為本，在參與編輯的校刊「淡潮」上，亦極力宣揚正確的教育理念，惟在經歷九年的努力後，還是選擇了離開。

民國七十六年至八十五年間，於淡水學院擔任教職；民國七十八年考上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，並在八十六年初取得博



▲顏國明的全家福。

士學位，這段教書時間也曾兼任學校的課外活動組長一年，等於是「半工半讀」完成學業；民國八十五年三月由於經歷、經驗、學歷、能力統統到位，一位鵝湖雜誌的師友袁保新教授上門求才，邀他到南華管理學院（後升格為大學）墾荒，見學長真誠懇切，遂慨然允諾，接任南華管理學院的總務長，當真是千斤重擔壓肩頭，毫無喘息的餘地。

當時的南華，只有兩棟未完工的大樓，沒水、沒電、沒電話、沒柏油路，身為總務長的他，再度發揮軍人不怕苦、不怕難的精神，到嘉義縣政府、議會、自來水公司、電力公司等地，親自拜託，不但為學校省下大筆的建設經費，其中僅是水管回填的費用，就為學校免了六百多萬的負擔；同時在七個月之內，於民國八十五年的九月讓學校有水、有電、能通信、有柏油路，學生也可以正常上課；南華管理學院就在一片荒蕪中升起，在顏國明與總務處兄弟們的萁路藍縷中，逐漸形成正常學府應有的規模。

長達半年多的時間，都是早出晚歸，其賢內助曹淑娟教授有一天曾很嚴肅地警告他：「如果有一天你早一點回來，小心小朋友問你：『叔叔，請問你要找誰？』」當時的他雖深有感觸，但百廢待興，公務第一；先公後私，發揮的正是革命軍人的本色。

南華學院的階段性任務告一段落之後，顏



▲顏國明與台北教育大學總務處同仁相處愉快。



顏國明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乃國學一代宗師牟宗三。



▲顏國明（右）與求學過程中的老師及師母合影。

國明於民國八十九年轉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任教，先於民國九十四年擔任語文教育學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；後學校一件新建綜合教學大樓工程，因妨礙周圍居民的日光權，造成糾紛，雙方僵持不下，經副校長王富祥的推薦，於民國九十五年接任總務長，並處理這個燙

手山芋，事情在變更興建地點後有了轉機，問題也迎刃而解。

如今，他摒開所有學校的行政工作，樂做化育英才，有教無類的夫子，顏國明非常享受現在的生活，他的名聲，常使其足跡出現在討論儒、道、釋三家義理的華人圈與國際文壇；他反規過去，珍惜時間，發憤讀書，是為掌握自己的未來！大學的讀書會，相濡以沫，更讓他樂在其中，不可自拔；南華的墾荒，將學術沙漠變為教育沃土，是考驗學歷與能力的極致。

顏國明喜歡舉這個例子：明代王龍溪是嘉靖四年（西元一五二五年）的進士，是王陽明的得意大弟子，被稱為「教授師」。十二歲那年，與堂兄去探望一位家境富裕的親戚，兩人在路上設想著，這位親戚即使遭逢大限之期，而以其名利地位與成就，也應該是沒有遺憾的了。然而事實不然，他們進門問候畢，只聽這位長輩不停抱怨。在回家的路上，王龍溪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問堂兄說：「

這位親戚一生富厚如意，為何老來還是不斷地嘆氣？您想我們兄弟讀書，日後考上科舉，甚而作了宰相，臨終時還會嘆氣否？」堂兄回答：「恐怕還是不免。」「如果這樣，我們應當尋個不嘆氣的事作。」王龍溪當時即立定了尋求「死而無憾之道」。

到底王龍溪最終的「死而無憾之道」是什麼？顏國明的詮解是：「生命有限，價值無窮；珍惜當下，進德修業；存好心，做好事；修養自己，幫助別人。」

您的「死而無憾之道」是什麼？看看古人，想想顏國明，也許您會有答案！不過，別急著說，要做，就像顏上士一樣。【袁靖宇／採訪整理】



▲顏國明的全家福。